

七略別錄佚文

七略佚文



澳門大學
UNIVERSIDADE DE MACAU

〔漢〕劉向 劉歆 撰

〔清〕姚振宗 輯 錄

鄧駿捷 校 補

七略別錄佚文
七略佚文

七略別錄佚文・七略佚文

原 著：〔漢〕劉向 劉歆
輯 錄：〔清〕姚振宗
校 補：鄧駿捷
封 面 設 計：馮勝
統 籌：澳門大學出版中心
出 版：澳門大學
澳門氹仔徐日昇寅公馬路
電話：(853) 2883 1622 傳真：(853) 2883 1694
網址：www.umac.mo 電郵：pub.enquiry@umac.mo
承 印：港澳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出 版 日 期：2007年10月，初版
印 量：500冊

A Compilation of *Qi Lue Bie Lu* and *Qi Lue* (in Chinese)

Edited by Tang Chon-chit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Macau

Avenida Padre Tomás Pereira, S.J. Taipa, Macau, China

Tel: (853) 2883 1622 Fax: (853) 2883 1694

Website: www.umac.mo Email: pub.enquiry@umac.mo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Macao.

© 澳門大學 University of Macau, 2007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9937-26-99-9

前言

中國是一個擁有豐富文獻資源的國家，文獻的撰作和流傳有非常悠久而且連綿不絕的歷史傳統。以《六經》為主的商周典籍早在春秋末年已經有了穩定的傳本，尤其是孔子及其弟子的整理和傳習，使經書的流傳更為廣泛。戰國以來，諸子百家紛紛著書立說，各諸侯國的史籍數量亦十分龐大。但是經歷秦始皇「焚書」之舉和秦末戰亂的影響，先秦文獻遭到嚴重的破壞，而存世文獻亦處於散亂的狀態。自西漢惠帝「除挾書律」之後，「《詩》、《書》往往間出」；到了武帝獨尊儒術、設立五經博士，經學正式成為了皇朝的主導意識形態，儒家經學的不同家派撰作出各類傳說著作。昭、宣、元、成幾朝經學內部的紛爭漸漸顯現，經學的分化促使經傳、經說的不斷增加；再加上文景、武帝和成帝的多次求書活動，漢朝「中祕」所藏的圖籍空前繁富又亟待整理。成帝河平三年（前二六年）秋八月，劉向奉詔校理漢朝所藏的圖籍，於是與少子劉歆等開展了長達二十多年的校書活動，這次空前規模的文獻考查和古籍整理工作，一共整理出五百多家、一萬三千多卷的先秦西漢典籍，從而使得中國書籍進入定本流傳的嶄新歷史階段。

劉向（前七九年—前八年）、劉歆（？—一三年）是西漢文化史上的博學大家、文獻學家，在經學、史學、文學等方面均取得極高的成就。劉向父子主持的校書活動不是為文獻整理而整理文

獻，而是在學術需要、學術思考的指導下進行整理工作的。首先，劉向父子在校書的過程中創建了一套較為合理和完整的古籍校讎流程，包括圖書的搜集、來源的分辨，一書內容的確立、文字的校理、篇目的安排、書名的命名，新本的繕寫以及「敘錄」的撰作等。劉向父子校書實踐幾乎涉及當時所見圖籍的各個品類，在接觸、認識大量具體現象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理性思考，建構古文獻學的分支學科如版本學、校勘學、目錄學、辨偽學等的基礎框架，將中國古文獻學的發展由早期形態推進至一個新的階段，無愧為古文獻學的奠基人。

其次，在每種書整理完成後，劉向便「條其篇目，撮其指意」，撰成「敘錄」（或稱「書錄」、「敘奏」）隨書上奏。從現存較為完整的「敘錄」來看，主要內容包括：①全書篇章的次第，各類本子的情況和校讎的過程——此屬文獻整理的範疇；②評述著者的生平、學術淵源和生存時代，以及對史書所記有關內容的補訂和辨誤——此屬著者探論的範疇；③解釋書名、書中所記之事的起訖，以及全書的主旨、體例和價值等——此屬內容評價的範疇。眾書的「敘錄」後來被編成《別錄》一書，是中國最早的群書提要目錄，開創了後世「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優良傳統。

劉歆在劉向卒後繼承父業，在劉向校書的分工基礎之上（當時劉向主要負責經傳、諸子、詩賦之書的校理，步兵校尉任宏主要負責兵書的校理，太史令尹咸主要負責數術圖書的校理，侍醫李柱國主要負責方技圖書的校理），於哀帝建平年間（前六年—前五年）總群書而奏《七略》，分為《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七略》是中國歷史

上第一部群書目錄著作，一共著錄先秦西漢六藝經傳一百三家、三千一百餘篇，諸子「九流十家」著述一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餘篇，辭賦與歌詩一百六家、一千三百餘篇；兵書五十三家、七百餘篇，數術之作一百九十家、二千五百餘卷以及方技之作三十六家、八百餘卷（此據《漢書·藝文志》），對於研究先秦西漢時期的學術文化發展有無可替代的意義。

劉向的《別錄》、劉歆的《七略》共同建立了一套全書有「總序」、大類有「大序」、小類有「小序」、每書有「提要」的敘列天下百家之學、剖析學術源流的龐大體系，從而確立了一套以儒家經典文本和文本闡釋的經學為中心包羅百家的學術體系，成為了中國古代目錄學著作的典範。《別錄》、《七略》是開創文獻整理與學術總結相結合的寶貴傳統的先驅，因此當代史學家范文瀾高度評價其地位：「（《七略》）不只是目錄學校勘學的開端，更重要的還在於它是一部極可珍貴的古代文化史。西漢有《史記》、《七略》兩大著作，在史學史上是輝煌的成就。」（《中國通史簡編》，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第一二六頁。）

劉向校書取得的空前成功，成為了東漢至魏晉南北朝校書事業的表率。東漢班固被明帝召為校書郎，除蘭臺令史，後與傅毅、賈逵等典校祕書，對《七略》進行「刪去浮冗，取其指要」，編成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史志目錄著作《漢書·藝文志》。北齊樊遜受命校書，即參照劉向校書之法，又謂「向之故事，見存府閣」。當代文獻學家王重民認為「劉向故事就是專輯劉向在目錄實踐中所創造出來的經驗、方法和理論上的文獻紀錄，是一部目錄學上的專門著作。」（《中國目錄學史論

叢》，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第二九頁。）東漢魏晉官私目錄、史志目錄之作蔚然成風，莫不受劉向《別錄》、劉歆《七略》的沾溉。又，唐人司馬貞《史記·蘇秦列傳》索隱曾引《別錄注》，則於唐或以前已經有人為《別錄》作注，充份反映出劉向父子校書的巨大成就和深遠影響。

《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著錄有「劉向撰《七略別錄》二十卷」、「劉歆撰《七略》七卷」，自梁陳以來，流傳不廣，大概亡於唐末五代。清代輯佚古書之風大熾，鑒於《別錄》、《七略》的重要價值，先後出現了十家輯本，分別是洪頤煊《問經堂叢書》本、嚴可均《全漢文》本、顧觀光《武陵山人遺稿》本、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本、陶澐宣《稷山館輯補書》本、王仁俊《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本、張選青《受經堂叢書》本、章宗源輯本、姚振宗《師石山房叢書》本、章太炎《七略別錄佚文徵》，諸本各有善處，其中以姚振宗輯本最佳。

姚輯本的價值首先體現在佚文的數量上。以《別錄》而言，馬國翰輯本為九十條（其中還雜有《七略》佚文），嚴可均輯本為一百五十條，姚輯本則有「敘錄」八篇、佚文一百五十六條、附錄二十條，共達一百八十四條，為所有輯本之冠。至於《七略》，姚輯本以《漢書·藝文志》為基礎，復加上其他佚文，各家輯本均難望其項背。其次，前人輯《別錄》、《七略》重佚文而輕體例，姚振宗則兩者兼重，力圖恢復《別錄》、《七略》各自的體例。姚輯《別錄》把諸書所引《別錄》之文，連同劉向《戰國策》、《晏子》、《孫卿子》、《管子》、《列子》、《鄧析子》等書的「敘錄」及劉秀（即劉

歆」的《上山海經表》共八篇，依《漢書·藝文志》的類別和著錄順序，整齊排比而成，應是最完整和最接近《別錄》原本體例的輯本。由於《漢書·藝文志》是刪《七略》之要而成的，所以姚輯《七略》從《漢書·藝文志》入手，在相關條目之下，加進諸書所引《七略》的材料；又根據班固的注文，盡量回復《漢書·藝文志》對《七略》在著錄和分類上所作的調整，基本上恢復了《七略》體例的原貌。第三，姚振宗在《別錄》、《七略》輯本前均撰有《敘》，對《別錄》、《七略》的成書、體例、價值和影響，諸家輯本的得失短長，以至佚文的真偽都作了詳細的考證。又於需要說明的佚文下，以按語加以辨識，均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姚輯本也並非全無可議之處，如《別錄》輯本中有《輯略》，則恐非原貌，故此學者多持保留態度。其次，由於姚輯本是據嚴可均輯本和馬國翰輯本進行重輯的，對於嚴、馬二本已經輯出的佚文均不注明出處，閱讀起來多有不便。第三，與諸本比勘，還有一些漏輯的佚文。最後，對於《關尹子敘錄》、《子華子敘錄》等被疑為偽託的「敘錄」，一概不錄；但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這些「敘錄」仍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別錄》、《七略》輯本向無整理本，是次以復旦大學所藏的姚氏《師石山房叢書》稿本為底本，參以臺灣國家圖書館所藏清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清鈔藍格底稿本、浙江省圖書館一九三一年鉛印本、上海開明書店一九三六年排印本，以及諸家輯本、《漢書·藝文志》、各種類書和古書注等進行標校整理。對未有注明出處的佚文，加以補充說明。「補遺」收入諸家輯本中不見於姚

輯本的佚文，以及被疑為偽託的《關尹子敘錄》、《子華子敘錄》、《於陵子敘錄》、《列仙傳序》等，與姚輯本合成為一全新的、完備的《七略別錄佚文·七略佚文》校補本，以供學界使用。本書在整理和出版過程中，得到眾多師友的鼓勵和幫助，在此一併致以衷心的謝忱！校勘、標點有不妥之處，尚祈讀者批評指正。

鄧駿捷謹識 二〇〇六年五月十七日

凡例

一、今所見姚振宗輯《七略別錄佚文》、《七略佚文》（收入氏著《師石山房叢書》）的版本分別有稿本一種、鈔本一種、印本兩種，臚例如下：

①復旦大學所藏姚氏稿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簡稱「稿本」；

②臺灣國家圖書館所藏清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清鈔藍格底稿本，簡稱「鈔稿本」；

③浙江圖書館一九二九年鉛印本，簡稱「浙圖本」；

④上海開明書店一九三六年排印本，簡稱「開明本」；

各本之間既存在文字差異，也有佚文、按語多寡等問題。考慮到稿本為姚振宗所親定，乃各本之源，而且錯訛較少，所以是次整理仍以稿本為底本。

二、在以稿本為底本的基礎上，參校鈔稿本、浙圖本、開明本，以及嚴可均、馬國翰等諸家輯本、《漢書·藝文志》、各種類書和古書注等進行標點校勘。

三、姚氏所輯「敘錄」、佚文均覆勘原書，校改之處於校勘記中出校說明。部分佚文出自多種不同的古書，姚氏作了聯接補綴以及個別文字改易的工作，為免繁瑣，不一一出校，若有較明顯的差異，則出校說明。

四、開明本中有若干排印時所增的校語，今悉數錄入校勘記中，以備參考。如遇誤排，亦略作說明。
五、為了方便讀者，稿本中個別異體字、俗體字、簡體字、通假字，參考鈔稿本、浙圖本、開明本酌為統一。避諱徑改，不再出校。

六、對於稿本中只作馬本、嚴本而未有注明出處的佚文，核查嚴輯本、馬輯本以及原書，於圓括號「（）」內加以補充說明。

七、基於排印方便，將稿本中原作雙行小字的按語改為單行小字。部份按語原以空格區分段落，今改為圓圈「○」，以清眉目。

八、「補遺」先列不見於姚輯本的其他佚文，次列偽託的《關尹子敘錄》、《列仙傳序》等「敘錄」，附以按語並注明出處。

七
略
別
錄
佚
文

目錄

前言	一
凡例	一
七略別錄佚文	一
七略別錄佚文敘	一
輯略佚文	一〇
六藝略佚文	一九
諸子略佚文	三四
詩賦略佚文	六一
兵書略佚文	六三
數術略佚文	六四
方技略佚文	六七

七略佚文

七略佚文敘	六九
輯略佚文	七六
六藝略佚文	九二
諸子略佚文	一〇九
詩賦略佚文	一三五
兵書略佚文	一四六
數術略佚文	一五三
方技略佚文	一六二
補遺	一六七
主要參校書目	一七一

七略別錄佚文敘

山陰姚振宗錄

敘《七略別錄》本末第一。凡二十八條。

《漢書·成帝本紀》：河平三年秋八月，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祕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又《楚元王》附傳：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為輦郎。弱冠，擢諫大夫。元帝初，為散騎宗正給事中，以石顯等誣陷，中廢十餘年。成帝即位，石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召拜為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遷光祿大夫。上方進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向乃集合《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序次《列女傳》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各若干篇，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缺。上嘉其言，常嗟歎之，以向為中壘校尉。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向三子皆好學：長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早卒；少子歆，最知名。

又《藝文志》：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

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升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

荀悅《漢紀·孝成皇帝》：河平三年八月，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祕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故典籍益博矣。

後漢應劭《風俗通義》佚文曰：劉向為孝成皇帝典校書籍二十餘年，皆先書竹，為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今東觀書，竹、素也。

《宋書·百官志》曰：昔漢武帝建藏書之冊，置寫書之官，於是天下文籍皆在天祿、石渠、延閣、廣內、祕府之室，謂之祕書。至成、哀世，使劉向父子以本官典其事。至於後漢則圖籍在東觀，有校書郎；碩學達官往往典校祕書，如向、歆故事。

《吳志·韋曜傳》：孫休踐阼，為中書郎、博士祭酒。命曜依劉向故事，校定眾書。

《晉書·荀勗傳》：勗領祕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記籍。

梁阮孝緒《七錄序目》曰：孝成之世，命光祿大夫劉向及子俊、歆等讎校篇籍，每一篇已，輒錄而奏之。孫氏平津館《續古文苑》校文曰：「俊」當作「倅」。向本傳云：長子倅，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不云受詔校

書，阮此言疑出《別錄》、《七略》也。

又曰：昔劉向校書，輒為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隨竟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別集眾錄，謂之《別錄》，即今之《別錄》是也。

又曰：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

又曰：詩賦不從《六藝》詩部，蓋由其書既多，所以別為一略。

又曰：宋祕書丞王儉依《別錄》之體，撰為《七志》。

《北齊書·樊遜傳》：天保七年，遜議刊定祕府書籍，曰：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太史書、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青。又曰：向之故事，見存府閣。

《隋書·牛弘傳》：弘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至孝成之世，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為盛。

《隋書·經籍志》簿錄篇：《七略別錄》二十卷，劉向撰。

《唐書·經籍志》目錄類：《七略別錄》二十卷，劉向撰。